论杜威道德想象力思想中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及启示

尤江利

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

DOI:10.12238/jief.v7i2.12870

[摘要] 杜威的道德想象力思想是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一个新的理论生长点。杜威道德想象力包括移情投射和创造性发掘情境中的种种可能性,以及处于一筹莫展的困境时继续寻求新的可能性。道德想象力具体包括移情性想象、反思性想象和可能性想象。这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情感教育、深思教育和创造性教育相吻合。情感教育中直面痛苦,深思教育中练习沉思和创造性教育中的教育戏剧三种方法对提高我国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具有借鉴价值。

[关键词] 道德想象力; 隐性; 移情; 反思; 创造

中图分类号: D648 **文献标识码:** A

Title: On the Implici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lements and Inspirations in Dewey's Thought on Moral Imagination

Jiangli You

Institute of Yangming and Guizhou Studies

[Abstract] Dewey's idea of moral imagination is a new theoretical growth point in the study of implici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ewey's moral imagination involves empathy projection and creative exploration of possibilities in a situation, as well as the continued search for new possibilities when in a hopeless dilemma. Moral imagination specifically includes empathy imagination, reflective imagination and possibility imagination. This coincides with emotional education, deep thinking education and creative education in implici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three methods of facing up to pain in emotional education, practising contemplation in deep-thought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theatre in creative education are of value in improving the level of implici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moral imagination; implicit; empathy; reflection; Creation

传统道德哲学家从道德生活中抽象出某种单一固定终极要素,将其视为核心要素和道德问题回溯的源泉。实用主义伦理学核心代表之一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不满传统道德哲学家的做法,批判传统道德一元论,转向具体的现实经验生活,实现了以道德想象力为核心的哥白尼式转折。

1 杜威道德想象力思想概况

杜威对道德想象力的理解不是静止的,而是随思想发展而变化。早期,杜威侧重从心理学角度理解想象力。在《心理学》一书中分为三种类型:最低级机械性想象力、第二层次幻想和最高层次创造性想象力。最低层次即在真实材料中简单的分离和联合;第二层次过于文学,是以明喻、隐喻、精妙类比为突出特征。最高层次想象力对知觉或记忆不可见,不能通过反思性思维获得,充满神秘色彩。杜威本人后来放弃三分转向想象力和幻想二分可看出这种分类说服力不够存在瑕疵。

中期,杜威从逻辑学角度讨论。关键概念是“戏剧式彩排”

或“慎思”。杜威在《伦理学》一书中,将想象力与慎思联结起来。杜威认为,慎思是一种戏剧性的表演,是关于探究的理论,是一种假设假想的能力,在脑海中提前设想出各种解决方案进行预演,避免实际执行导致的损失或灾难。虽是假设方案,但预演时就好像真实发生一样。

晚期杜威从审美艺术角度探讨。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只是程度上差别,审美经验富有想象力。这是一种新旧之间的融合,进行连接、整合和转化。杜威认为,“文化品质的最后尺度是艺术的繁荣兴旺。”^[1]艺术的地位是最高的,“是必然和自由的一种结合,多和一的一种协调,感性和理性的一种和解。……‘在激动中的宁静’乃是艺术的特征。”^[2]我们所存在的现实世界,正充满着种种断裂、失衡与混乱,需要更高智慧来重新平衡重新联结。杜威在一生中从不同角度探讨道德想象力,是一种拓展、延伸、预测、一种真正的超越,想象力明确阐释为道德想象力,道德想象力与道德行为息息相关。

2 杜威道德想象力思想中蕴含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元素

教育哲学家玛丽·沃诺克(Mary Warnock)认为在教育中,有义务把想象力教育摆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因此在隐性思想政治教育中,也应把道德想象力摆在高于一切的地位。然而,道德想象力长期在道德教育研究中失语状态。毋庸置疑,此种失语状态亟待迫切改变。

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类型,相对于显性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施教隐寓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中,不为特定空间所局限,追求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教育境界,越隐蔽越成功。以下重点从道德想象力的表现形式移情性想象、反思性想象和可能性想象三个方面挖掘。

移情性想象导向情感教育。毋庸置疑,道德想象力具有情感属性。我们对他人的移情,往往会激发起自身的自豪、欣喜、愉悦、羞愧、悔恨、愤慨、难过等等丰富情感体验。燃起想象的火焰,就会为别人的美事愉快,为别人的幸福激动,为别人的烦恼不安,为别人的痛苦忧伤。想象这团火焰带我们进入他人心灵世界,感受着他人喜怒哀乐与爱恨情仇,真正理解他人在某一特定处境中的种种情感、渴望和欲望,与他人同频共振情感共鸣。这在本质上是真正的情感教育,是人类美好情感如同情、爱或怜悯的基础。

相反,如果缺乏移情性想象,自然会导向麻木迟钝,导致道德敏感性休眠,失去了人性真正的光辉。但这恰恰是我们现代个体化陌生化、充满竞争社会的特征。移情性想象力是与生俱来的,人类本就富含丰富情感。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断言,人类文明最初的标志是一段愈合的股骨,怜悯孤寡是人类文明的起点和初心。当代人很难进入他人内心与他人共情,一些正常情感的反应潜隐某个角落或早已销声匿迹。

情感教育需要重新唤起本该有的丰盈情感。在隐性思想政治教育中,对于教育者,在施教过程中,走近了解关心理解受教育者,把握其所思所想,关注利益需求和实际需要,实现对人关怀与尊重的人文精神理想。实际上,隐性思想政治的教育者身兼数职,既是相关实践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参与者,又需站在受教育者立场思考。复合非单一高难度角色定位充分调动发挥着教育者的想象力,在不同角色之间跳转。

反思性想象导向深思教育。想象力的主导功能是道德反思,日常反思的潜能通过慎思充分实现。只要敏于思考,慎思时时刻刻都存在。慎思如旅程有起点、中场和终点一样,起始于相互冲突中,高潮于情感充分涌动时,结束于决断和明确成型计划后。

慎思,类似于“吾日三省吾身”“三思而后行”“九思”等这类典故,其反面是无思。阿伦特认为,思考是“我与我自己之间的一种无声对话;它是我与自己相伴、自足自乐的唯一方式。”^[3]无思就是不思考,无内心对话,不在内心面对自己,个体精神生活萎缩堕入无思状态,是导致“平庸之恶”的精神根源。

对于表面不可见和被掩盖这样复杂状况,更需要透过想象力的内在眼睛进行观察掂量,需要涉及搜寻、怀疑和探究的强有

力慎思性思维。深思教育正是这种内在精神性实践,思维跑到结果前,预见结果,避免失败和教训。隐性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于显性思想政治教育,要求在黑暗中深思,在黑暗中奔赴目标。教育即生活,什么样的教育就需要什么样的生活。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必然需过隐蔽生活,具备潜隐意识,看见别人所不曾见到的。

可能性想象导向创造性教育。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一书中讲道只有具有想象力的目光,才能发现与现实生活画面交织在一起的种种可能性。通过想象,探索当前情境中多种可能性,“能是”感知“所是”,根据可能性看待现实性,是一种道德智慧。郑富兴教授与杜威理解类似,通俗地认为,道德想象力是个体脱离自我、超越既定情境的能力。可能性想象使我们更加自由地把握住尚未揭示的机会,创造崭新天地。

创造性想象类似直觉一般,像降临到尘世中的神一样,将当下未显现事物诉诸直观,穷尽各种可能性。这种创造性扎根于日常生活且不可捉摸难以培养,但并非束手束脚,而是一种大施拳脚的生命状态。

这与习惯相反,“习惯构成了我们道德想象的框架或结构,构成了我们设想行动可能性的视野。”^[4]习惯的惰性导致千篇一律、循规蹈矩,容易陷入固定思维模式或僵化教条的窠臼中。这种思想定式省去麻烦的思考,但同时也失去了更多可能性。无定式不行,只有定式更不行。走惯的路不是唯一可走的路,需要去探索更多路径。

因此,创造性教育要突破既有模式的束缚,调整旧有研究框架和结构,还须具备高度的艺术性。“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要实现‘教育无痕’,从某种意义上讲,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是高度艺术性的实践。”^[5]这就要求教育者要有契机意识,不是时时处处都可以进行渗透,要善于敏锐捕捉教育契机点与切入点,抓住契机进行无形之教。此外,还须具备边际意识,把握好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和相关社会实践活动融合渗透中度的问题,极具艺术性与挑战性。

移情性想象、反思性想象和可能性想象三者并非分属各自不同阵营,而是层层深入且相互渗透。移情性想象是反思性想象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充沛的情感波动才会引起自身的注意,显现于思考视阈中。反思性想象又构成可能性想象的前提与基础,反思越深入越彻底,才可能迸发灵感的火花实现高水平创造。可能性想象位于这三者的最高处,堪称巅峰的艺术想象。

3 杜威道德想象力对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总书记强调,“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但不能光吃盐,最好的方式是将盐溶解到各种食物中自然而然吸收。”^[6]杜威的道德想象力也应类似盐一般融合渗入隐性思想政治教育中,使其具有更深刻强大的精神谱系。下文聚焦于情感教育中易被忽视的痛苦,深思教育中的沉思以及创造性教育中的教育戏剧进行阐释。

直面痛苦。杜威以在光刺激下的灼痛感为例,产生的灼痛感不仅是感觉,更是一种情感的痛。这种情感痛使人清楚意识到光的灼伤会带来疼痛的后果,这是一种实则保护人的精神痛苦。而且,杜威早期在杨百翰学院教育讲座中探讨由想象力支持的共

情能力对道德生活的意义时,不仅指正面积积极的与人共情,更关键的是勇于直面负面的痛苦。

痛苦是人切身体验,使人备受折磨不快厌烦。人都有趋利避苦的本能,正常人都想极力避免种种痛苦、焦虑与冲突。但人又是苦乐参半、痛苦与幸福共在的存在,需要勇敢直面痛苦。因此,隐性思想政治教育作为自觉文化活动,涉及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与精神生活领域,应该更智慧地自觉承担起痛苦使命。白显良学者认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应定位于以人为本,从根本上关心贴近人、贴近现实。真正关心人应该成为一个对他人痛苦有更多想象力的人,有更多理解与包容。

杜威的移情想象为更好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打开了思想驰骋空间,充分发挥移情共鸣作用深入自我或他者心坎里,感同身受体验人间疾苦,进行深度钻研探索痛苦根源,分析痛苦的社会与个人原因,从痛苦中学习成长,实现真正超越。杜威的情感是有思考的情感,认知是情感性认知。同时,在艺术性的教育戏剧中也包含着情感与认知。

练习沉思。杜威的术语里,沉思、反思、探究等都是一类词。杜威受黑格尔所理解的反思影响,认为反思是对思想的思想。具体来讲,反省沉思就是“识别我们所尝试的事和所发生的结果之间的关系。”^[7]杜威所理解的沉思方法是通过“怀疑、探究、调查、熟思和钻研等一系列步骤”^[8]进行沉思,此种沉思对提高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巨大。练习是由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对主体意识、综合素质以及实践能力等有更高要求较高难度和复杂度,需要一次次深入隐寓的实践活动中探寻。

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注重引导启发熏染非简单粗暴强塞硬灌,但是“在实践中,‘形式主义’‘简单生硬’是最容易犯的毛病”。^[9]此种流于肤浅,走过场等现象是由于尚未把握住其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精髓和灵魂。这需要充分发挥想象力的慎思功能来反复练习沉思。

可通过练习沉思提升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效果。首先,一个真实激发人的思考情境。其次,从中发现一个真实问题。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者通过暗示机制如反暗示等启发受教育者对问题主动思考。再次,给予受教育者充分观察分析沉思时间,使受教育者敏锐发现,逐渐明晰,由潜在向显在转化。又次,引导受教育者提出解决难题的各种方案。最后,检验自己的假设和观念。当然,整个过程是一个隐退脱离的过程,充分“体现为人的自我感受、自我评判、自我升华的心灵劳作。”^[10]练习沉思是内在的,以头脑为中心式的练习。杜威道德想象力的关键旨在行为实践。教育戏剧的模拟实践与练习沉思相互补充,将道德想象力得以充分发挥。

教育戏剧。戏剧是一种立体舞台艺术,戏是玩耍游戏逗乐表演,剧是编剧演出,强化情节。亚里士多德奠定了西方传统戏剧风格,在《诗学》中认为悲剧的精髓在于模仿演员动作,引起观众的怜悯和恐惧,使情感得到共鸣。教育戏剧通过充满滑稽和讽刺,嬉笑怒骂的表演让学生感受戏剧与生活的艺术,体悟人生。杜威创办杜威学校没有教材,没有考试,孩子们通过“装扮母亲、父亲、农民、工人、食品商店的售货员、邮递员”^[11]等等不同角

色完成任务,在角色扮演中共情他人。这种创造性的教育戏剧对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借鉴作用。

希斯考特在早期戏剧探索中认为,非常重视戏剧教学中的角色涉入与具身体验,后期逐渐转到一种距离式戏剧,才能更好引发思考。因此,应充分利用跳脱出来进行观察。这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思考,第一阶段是戏剧开始前的准备,教育者选择一个“道德两难或似是而非的道德议题,以角色入戏的方式和学生共同确定戏剧议题,建立戏剧张力,确定处理原则。”^[12]第二阶段引导受教育者角色化地提出讨论各种道德应对策略。第三阶段引导学生扮演局外人,进行评价并发表不同意见。教育戏剧与深思紧密相关,是道德想象力的充分驰骋。

这三方面对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均具有考验挑战。但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是每一个人都必须沿着走下去的道路,这条道路以切实提高思想政治道德素质为目的。提升之路不会随随便便轻轻松松实现,世界本就具有模糊本性,处于不确定的混乱处境更是增添了几分难度。但每一次直面痛苦、沉思以及戏剧演练都使之更为明晰、更为明亮。

[参考文献]

- [1]John Dewey.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The Later Works(1925-1953),Volume 10:Art as Experience(1934)[M].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7:347.
- [2][美]杜威.经验与自然[M].傅统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55.
- [3]汉娜·阿伦特.反抗“平庸之恶”:《责任与判断》[M].陈联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41.
- [4]郭强,郑富兴.道德想象力的形式之维[J].当代教育科学,2022,(04):10-19.
- [5]白显良.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08.
- [6]《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9日.
- [7][美]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58.
- [8]李志强.杜威反省道德理论中的理智精神[J].道德与文明,2008,(02):49-52.
- [9]白显良.推进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建设的几个问题[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24):34-37+62.
- [10]朱志刚.论思想政治教育的隐性化[J].求实,2006,(2):80-82.
- [11]肖晓玛.杜威学校的教育戏剧特色探略[J].教育评论,2014,(11):162-164.
- [12]张晚阳.道德想象:教育戏剧融入德育的一种理路探析[J].现代大学教育,2023,39(06):82-88.

作者简介:

尤江利(1999--),女,汉族,山西太原娄烦人,硕士,研究方向:西方伦理学。